

透过三国故事看中外历史叙事

文/金夏辉

人们乐于听历史故事,在中国的知名历史故事中,《三国演义》榜上有名。然而,《三国演义》又不是一部孤立的作品,它与过去的史书叙事、如今的历史小说,甚至是古希腊的英雄史诗,都存在着联系。它们都属于广义上的历史叙事——以历史事件为基础展开叙事,但其艺术风格、价值取向等方面又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把握《三国演义》在中外历史叙事领域中的坐标,我们也能更加理解它自身的艺术特征,以及历史叙事的更多魅力。

关系。《三国演义》是最典型的例子,其素材取材于正史《三国志》,以及衍生的各种话本,称得上是“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问世后,《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冒出。

《西游记》《水浒传》则离不开各种民间传说,而民间传说与正史的界限也有一定程度的模糊。这里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中国古代的不少神话,可能经过历史学家的改写后作为历史记录下来。譬如研究神话的学者袁柯在《中国神话通论》中指出——《史记》记录了舜和弟弟象的斗争,但原始神话中的象,可能是真实的野象,司马迁对此进行了修改。

历史和小说的联系,并不仅限于素材,更包括了创作手法。翻开离史书最近的《三国演义》,情绪的克制表达、重视人物对话、落于具体事件的描写等表现手法,很难不让人想起笔法生动的《史记》。

譬如人物的出场。《三国演义》如是写刘备——“玄德幼时,与乡中小儿戏于树下,曰:‘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史记》如是写刘邦——刘邦“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创作者也极少具体描写人物说话时的神情,最常用的也不过是“怒”“哭”“惊”“叹”等词。

在故事主角上,《三国演义》与《史记》《资治通鉴》等正史一样,大多以帝王将相为主要任务。就这一点而言,相比《水浒传》《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是相对最接近史书审美趣味的一部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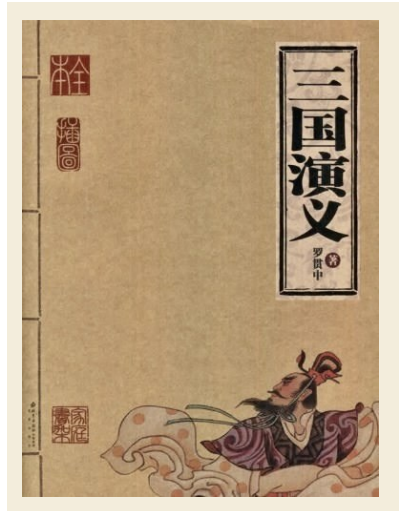
2

再回首《三国演义》

回首《三国演义》,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坐标中,如果横向来看,相比西方的战争史诗《伊利亚特》,我们也能鲜明看到《三国演义》的传统伦理道德。作为取材欧洲历史的叙事诗《伊利亚特》,主要叙述了特洛伊战争,着重描写了阿喀琉斯的英雄形象。统帅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因为一个女俘产生纠纷,阿喀琉斯觉得自己被侮辱,愤而退出战场。在后续的战场上,阿喀琉斯的好友穿上阿喀琉斯的铠甲,挽救友军,却被敌军统帅杀死。阿喀琉斯再次愤怒,重回战场杀死敌军统帅。

《伊利亚特》的主旋律来自阿喀琉斯的愤怒,他被人轻视、遭遇好友牺牲,所以愤怒;《三国演义》的基调源自刘备、诸葛亮等人复兴汉室的理想。后者虽有兄弟之情,但大多数时候仍然屈从于君臣、夫妇、兄弟、家国等道德理念,全然不同于前者以个人尊严为主的动机。

德国汉学家顾路柏对《三国演义》的评价,也体现出中西方传统文学的差异。顾路柏批评中国小说的叙事对人物性格发展的影响几乎没有作用,使人物僵硬如木偶,其中的阴谋似乎也高于个人勇气。在角色的具体评价上,顾路柏轻视多数中国读者眼中的英雄刘备,对奸雄曹操的欲望、董卓的暴力更加感



兴趣。再如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三世》《亨利四世》等历史剧,也花了许多篇幅描写人性在政治压力中的脆弱性和复杂性。

窃以为,这种差异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前者重视情节之曲折、人物之道德,后者看重人性之幽深、尊严之可贵,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创作路径,又不乏相似之处。

如果纵向来看,当代国内的历史小说,乃至其他各类小说,更加看重个体视角的深入刻画,对角色复杂性的刻画仍然较弱。由徐兴业创作的历史小说《金瓯缺》出版于1985年,曾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荣誉奖,描写了12世纪初中叶宋、辽、金之间的战争。该书以武将马扩为主角,以其一家人的不幸遭遇为线索,展开讲述了北宋灭亡的浮沉历史。

历史小说的主角身份已经从帝王将相转变为普通人物。创作者在神态描写上也更加具体,接近当下人所阅读的通俗小说,如“皱皱眉头,微表不满”“一道异常的光彩突然从他炯炯的眼神中放射出来”等。主角身份的平民化、神态描写的细致化,这些都是《三国演义》所没有的。

也许《金瓯缺》的创作年份还过早,我们不妨聚焦当下备受影视界青睐的历史小说作家——马伯庸。他擅于在史书的空白之处,从小人物的视角出发,结合大历史,虚构出一个精彩绝伦的故事。譬如马伯庸在2024年的新作《食南之徒》,便聚焦贪吃的大汉使者,讲述了一个关于美食、政治斗争的故事。故事的语言更加轻松可读,符合当下观众的审美,又使主角身份更加接地气。

值得一提的是,其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留着《三国演义》的特征——重视情节之反转,相对轻视人物性格之复杂。观众大多赞叹其脑洞之精彩、史料之细微,很少被角色的内心世界吸引,这也是令人惋惜的地方。

当然,伴随着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历史小说的创作者都在尝试一步步挖掘人性。如何在充分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设计严谨的反转情节,又刻画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始终是创作者们不变的目标。

站在《三国演义》的坐标上仰望历史叙事的文学之林,不论是爱琴海边由吟诗人轻唱的《伊利亚特》,还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写下的《史记》,抑或如今网络上一系列的历史小说,它们都显示出人们对历史题材的喜爱。一代代人不厌其烦讲述着过去的故事,但在故事深处,仍然是对人性的思索、对人类永恒困境的映照。

近几年,在出版界,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翻译”中国古本、展现精彩纷呈的华夏历史,成为一种潮流,比较有名的如《明朝那些事儿》《易中天品三国》等。

用当今话语书写历史鸿篇,并非易事,既要有深厚的古汉语功底,也需要有真切反映历史原味的笔力。从这个视角衡量,新近出版的《大道长安》无疑是成功之作。

作者赵庆胜,系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人士,长期在浙江工作,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此前已出版《岁月是片澎湃的海》(散文集)、《大江安澜》等著作。

这本书,从唐高祖李渊如何从隋朝封疆大吏演变为一代开国皇帝写起,直至290年后,其子孙——唐朝末代皇帝被大臣朱温所杀。其过程跌宕起伏、充满血雨腥风,全景再现了既光彩熠熠、波澜壮阔,又荡气回肠、历历在目的长安往事。其间,有万国来贺、疆域广阔的太平盛世,也有民生凋敝、诸侯造反的不堪往事,威武果敢、励精图治的李氏皇帝令人赞叹,碌碌无为、昏庸无能的皇子皇孙让人哀叹。

玄武门之变、安史之乱、甘露之变、黄巢起义,无论是耳熟能详的唐朝重大历史事件,还是鲜为人知的唐代历史转折点故事,本书几乎均有细节展现,要言不烦。

此书的其中一大特点还有,引用古文典籍原话,但均有通俗解释。古文涉及不多,但该出现时出现,增强了可信度,作者有选择地引经据典,但又考虑到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接受度。把290年历史浓缩于上下两册书中,作者相应取舍、概述,其大唐历史的掌握可谓烂熟于心,有机融入了作家对大唐历史发展及其中人物所作所为的一些精辟观点。正如作家郑晓林所言,这本书能达到这种程度,没上45岁的人是写不出来的。

60万言巨作自始至终颇有气势,其中抒发的一些诗句恰到好处,无卖弄之感,更无故作深沉之感。诗句让文章多了些厚重感、人文美。

《大道长安》是唐朝历史的铺叙,也是唐朝人物的展现。从权臣狄仁杰、郭子仪、姚崇、李泌到文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初唐四杰,茶人陆羽、僧人玄奘等,在历史的镜头中,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唐高宗李治,栩栩如生,各有千秋。就如序中所言:书中每篇文章看似独立成篇,自成风景,其实又串珠成链,交相辉映,二百九十年的大唐王朝,犹如一幅跌宕起伏的绵长画卷,透过历史缝隙,连缀起千年前帝王将相更迭的风云、文人士子唱和的咏叹、后宫粉黛纷争的悲凉、佛道人物修为的洒脱。

掩卷沉思,《大道长安》彰显历史大散文所传递的文化功能:

不愧是为官者的一面镜鉴。大唐兴衰,是中国封建历史周期其中的一段。凡勤政为民、广揽贤才、广纳谏言、公正开明的时代,其基业发展必定欣欣向荣,国家盛世再现;反之,民怨载道、诸侯纷争、局势动荡、外族入侵。宦官当道是其中一害,唐武宗期间权倾一时的宦官仇士良,在离开长安时,竟然嚣张地向为他送行的宦官们传授控制自己主子的秘诀。

这显然是一本值得参考的知识本。唐朝乃中国诗文的顶峰时期,书中,作者专门单篇成章,把最有成就的文人介绍给大家,内容详尽,细节生动;浪漫大气的李白、忧国忧民的杜甫、积极乐观的白居易,以及绝代风华的元稹。虽然这些文人墨客让人耳熟能详,但他们背后的历史却又鲜为人知。他们的人生虽然充满艰辛和磨难,却一生都在向着心中的长安进发,最终成为王朝文脉的高贵主宰者,使得威加海内的大唐王朝从此多了一张流芳千古的文化名片。

据记载,有一次,李白给皇帝写诗前,特意叫一旁的权奸高力士脱靴,得罪了高力士。脱靴一事讹传也好、戏说也罢,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后人拂去历史尘埃,看到了一个狂妄不羁、蔑视权贵,不一样的诗人——李白。

大道长安，阅尽盛唐气象

文林上军

